

西方文化名人情旅



给没有 救我命的朋友

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

[法] 艾尔维·吉贝尔 著

徐晓雁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8 给没有
救我命的朋友

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

[法] 艾尔维·吉贝尔 著

徐晓雁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2565.55
J062

2002.6/53

豫图登字:图字 16 - 2002 - 022

À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 par Hervé GUIBERT

© Editions Gallimard 19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没有救我命的朋友/(法)吉贝尔(Guibert, H.)
著;徐晓雁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1
(西方文化名人情感之旅)
ISBN 7 - 215 - 05479 - 9

I. 给… II. ①吉…②徐… III. 传记文学 - 法国 -
现代 IV. I565.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36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 - 5 000 册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译 序

艾尔维·吉贝尔,1955年生于巴黎,1991年12月27日在巴黎死于艾滋病。他曾是法国《世界报》的记者、摄影家、剧作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及上世纪80年代法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伊萨贝尔·阿佳妮等过往甚密。他从1977年,22岁时发表作品,短短一生却著述颇丰,有近20部包括小说、摄影小说和剧本在内的作品问世。

这个有着天使般脸庞的年轻人,他的书却充满死亡的气息,叙说也是赤裸裸的,涉及一些敏感的主题:死亡、同性恋、性虐、恋童等,他把别人只做而不敢说的事说出来,因此深得福柯的赏识。他对福柯,既有精神上的追随,又有肉体上的相互吸引。他不但披露自己的隐私也披露身边人的,所以其作品经常引起争议。但作者犀利而隐忍的文笔、摄影记者特有的对细节的把握,对内心深处无情的剖析,又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写作天才。

本书是在作者临死前两年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下的自传。书中描述了他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的生存状态,病毒在体内的肆虐。他的朋友比尔(书名就是写给他的)许诺可以救他的命,但始终没有履行,这种许诺带给他残酷的希望然后是更残酷的失望。

“在确信被宣判的那三个月后又过了几个月,然后在我以为



这特殊的机遇可让我逃过一劫的另几个月中,在迷惑与清晰之间,在失望与希望的尽头,对这些残酷的问题,对这种被宣判又被赦免的变更,我茫然无从,我不知道这份得救的希望,是不是人家丢给我的诱饵,就像一个陷阱让我安心,还是一部科幻片,我将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我不知道相信这样一种恩泽和奇迹,是不是可笑的人性?”

这是一本触目惊心的书,令人心碎。“艾滋病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说它是病是为了让事情简单点,这是一种虚弱和懒散状态,为我们体内的那些病菌打开了笼子,我不得不拱手让这些病菌吞噬我,它们本是准备剥蚀我尸体的,现在我却听任它们在我还活着的躯体上肆虐。”

从22岁起,这个年轻人就决定什么都说出来。在这本自传体的书中,作者披露了很多不可思议、违背常理、甚至是淫荡的、一般人闭口不谈的细节,特别是书中详细记录了福柯(书中化名穆兹)的临终(同样死于艾滋病)及福柯令人瞠目的私生活,以及围绕女演员伊萨贝尔·阿佳妮(书中化名玛丽娜)的诸多流言。这些内容使得这本书一出版,在法国就引起很多争议。作者是完全意识到他这种类似挑衅的行为会带来的后果,正如他在这本书中写道:“因为事情历来如此,我一直在我所有的书中,背叛着我的隐私,这已是无可挽回的,把我毫无余地地排斥在人的圈子之外了”。但他现在又背叛了朋友的隐私:“自从我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我就在日记里一点一滴,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一字不漏地记下我们迫于当时的状况,而越来越稀少的谈话。这种每日的功课既让我放松,同时又让我厌恶。我很清楚要是穆兹知道我像间谍、像对手一样在日记中记下这些越来越糟的细节,不知道会有多么难过,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这些日记在他身后可能还会流传下去,见证他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的真相,而他希望抹去这些细节,就像一颗闪闪发亮、无法穿透的、紧守着秘密的黑钻石,只留下一些光滑的棱

边。”但是作者自有他的理由：“我有什么权利写下这些呢？我有什么权利对友谊划下如此的切口？而且面对一个我从心底里敬爱的人？我因此感受到某种幻觉或眩晕，那是闻所未闻的，它赋予我写下这一切的充分权利，授权我记下这些无耻的记录，那是被人家称作预兆、强烈预感的东西，使我的行为合法化，宣布我完全有权这么做，因为我正在描写的不仅是我朋友的临终，也是在等待着我的那种临终，很明显从此维系我们的，除了友谊，还有一种共同的死亡命运。”

他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和穆兹（福柯）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记录福柯的临终的同时，也在记录着自己的临终。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艾尔维·吉贝尔把写作看得重于生命：“只有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才觉得活着。”同时写作也是他与艾滋病抗争的一种武器，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讲述着他的疾病：“这本与疲倦抗争的书也是身体对病毒袭击的抗争。我每天只能工作四个小时左右……一到下午两点钟，我就坚持不住了，筋疲力尽，被病毒的威力击垮，这种病毒首先的表现是嗜睡症，或类似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症状，又称做爱病，但我不愿束手就擒，我又向我的书发起冲击。”“写这本书是为了在尊严中死去。”他还把自己临死前的日常生活拍了一部纪录片《羞耻和无耻》。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作者出现在法国最有名的电视书评节目《读书时间》，观众都被这具“尸体”的英俊和他面对死亡的尊严所震撼，第二天都纷纷去书店购买这本书。但也有人提出，从作者这些纷繁琐碎的细节，巴黎腔的充满自恋的任性叙述中，读者又能得到些什么呢？但是作者认为，他想做的只是记录“真实”而已。

作者是在极度痛苦和疲惫中写下这些文字的，他自己说这是一本甚至来不及修改的书。原文没有段落，标点符号也几乎是一逗到底，没有情节，叙述是跳跃式的，给翻译带来一定的难度。我读他的原文感觉文字是触目惊心的、毫不留情、不动声色，但并不

猥琐,反而透过那些看似不堪入目的场景,让人掩卷而思:人类对金钱权力的追求往往没有止境,那么肉欲呢,有极限吗?一夜情,SM(性虐),3P(群交),再往下呢?

书的作者最后死于艾滋病,米歇尔·福柯也死于艾滋病。福柯在追求思想极致的同时,也在追求肉欲的极致。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死是自己行为方式的一种结局,但他们似乎都没有后悔这样活过。



1

我得了三个月的艾滋病。更确切地说,在三个月中我以为被这种称作艾滋病的致命疾病判了死刑。这不是在胡思乱想,我是真的得了艾滋病,血清阳性结果可以证明,其他检查结果也表明我的血液正日趋恶化。但三个月后,一个特殊的机遇让我相信,对这种大家都认为无可救药的病,我几乎可以确保幸免于难。除了几个屈指可数的朋友,我从没向别人承认得了艾滋病。同样,除了这几个朋友,我也没向别人透露因为这个特殊机遇,我可以逃脱劫难,成为这世上第一批这种不治之症的幸存者。

2



我动手写这本书的那天是1988年12月26日,在罗马,我一个人不顾一切来到这里,逃离那几个竭力想拽住我,为我的精神状态担心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每个过路的,都是外国人。在罗马,我终于意识到,我原来并不喜欢人类,在那里,我逃避人类就像逃避鼠疫,所以我不知道要和谁要上哪去吃饭。在确信被宣判的那三个月后又过了几个月,然后在我以为这特殊的机遇可让我逃过一劫的另几个月中,在迷惑与清晰之间,在失望与希望的尽头,对这些残酷的问题,对这种被宣判又被赦免的变更,我茫然无从,我不知道这份得救的希望,是不是人家丢给我的诱饵,像一个陷阱让我安心,还是一部科幻片,我将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我不知道相信这样一种恩泽和奇迹,是不是可笑的人性?

我勾画着这最近几个星期我非常上心的这本书的轮廓,但我还不知道情节将怎样展开,我可以设想好几种结局,但目前,所有这些结局都还只是某种预感或愿望的体现,一切真相还对我隐藏着,我想这本书只有在这种疑惑不定的状态下才有存在的理由,这种疑惑不定对世上所有的病人都是一样的。

3

我一个人在这里，朋友们怜惜我，替我担心，认为我在和自己过不去，据欧也妮所说的这几个屈指可数的朋友，经常满怀同情地定时打电话给我，而我刚刚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人类，不，真的不喜欢，甚至有些恨他们，这就可以解释一切，这种仇视由来已久。我动手写这本新书好让自己有个伴，有个说话的对象，可与之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枕着它做美梦或做噩梦，它是我目前惟一持久的朋友。我的书，我的伴侣，我写这本书，就像一次没有导航的远行，尽管表面上，我是这次航程无可争议的主人，但在它最初的严密构思中，它已经在牵着我的鼻子走了。一个魔鬼已悄悄潜入我的舱房：T. B.^①，为了不让情况更糟糕，我还是不要再去说它了。人家说每次通过体液、血、精液、眼泪重新注入艾滋病病毒，会重复感染已被感染者，这么说大概是为了减少传播的风险吧。

① T. B. 这里可能是指结核病，是艾滋病病人常出现的伴随症状。——译者注

4



我血液恶化的进程一日胜过一日,暂时可把这情形看做白细胞减少症。11月18日的最新检查结果表明,我的T4细胞只有368,而正常人介于500和2000之间。T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首先侵犯的白细胞的一种,使人的免疫力逐渐下降。当T4细胞下降到200以下时,那些凶险的疾病,如侵犯肺部的肺孢子虫病和侵犯脑部的弓形虫病,就要开始发作了,现在用AZT治疗可以延缓这些疾病的出现。艾滋病刚被发现时,人们把T4细胞称为“卫士细胞”,把另一种白细胞T8称为“杀手细胞”。艾滋病出现以前,有个电子游戏设计者已经模拟了艾滋病在血液里的进展情况。在小孩玩的游戏机屏上,那些迂回曲折的通道里流动着无数的小点点,就像血液在血管流动。巴克曼(Pacman)是一个通过按钮操纵的黄色圆形状嘴巴,它穿行在通道里,把从面前经过的所有小点点,一路吃掉,扫清通道,同时自己又面临被不断增生的胃口更大的红色圆嘴吃掉的威胁。如果把这个还未过时的巴克曼游戏比做艾滋病,那些小点点就是血管里的T4细胞,黄色圆嘴就是T8细胞,在后面紧追不舍的红色圆嘴,就是艾滋病病毒了,它贪婪地吞吃着那些移动的小点点,就像病毒吞噬着免疫细胞。早在化验结果确诊我的病之前,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血液突然间失去了保护层,变得赤

裸裸,好像以前有一件衣服或风帽保护着似的,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一切是自然而然的,现在某样我还不明白的东西,把它们撕去了。从此我要和这赤裸的暴露在外的鲜血一起生活,就像脱光衣服的身体要在噩梦中走过。我那去掉了遮盖的血液,到处都是,无处不在,直到永远,除非那不大可能的输液^①会发生奇迹,我那随时裸着的血液,在公共汽车上,在我行走的路上,总被一枝时刻瞄准我的利箭窥视着。从眼睛里可以看出这一切吗?忧虑的不是要有一份人性的目光而是超人性的目光,就像描写集中营的纪录片《黑暗与迷雾》中,那些囚犯的目光。



① 后文将提到,有一种艾滋病疫苗,输入体内可以缓解病情。——译者注

5



在死亡还未真正驻足之前,我已在镜中,在镜中我自己的目光里,看见死亡正在走来。我是否已用自己的眼神把这种死亡投射到别人眼里?我没向每个人承认我病了。直到现在,直到写这本书之前,我没向每个人承认过这一点。和穆兹(Muzil)一样,我也渴望拥有力量,不可思议的自尊,还有慷慨,做到不告诉任何人死亡的临近,好让友谊像空气那样自由活着,无忧无虑,直到永远。然而当你精疲力竭,当疾病甚至威胁到友谊的时候,又怎么做得到呢?我把病情告诉了几个人:于勒(Jules),然后大卫(David),然后居斯塔夫(Gustave),然后贝尔特(Berthe),我本不想告诉埃德维热(Edwige),但在第一次沉默和谎言下的午餐时,我就感到这样他会离我越来越远,如果不马上说出真相,就会无可挽回地太晚了,于是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以便保持忠诚。由于当时的情形,我还不得不把事情告诉比尔(Bill)。我仿佛觉得那一刻失去了自由和对自己疾病的控制。然后我又把事情告诉了苏珊娜(Susanne),因为她已经老得什么都不用怕了,她从没爱过任何人,除了一条狗,把狗送到动物收容站去的那天她落泪了,苏珊娜93了,所以我的招认也就让我的余生和她相差无几了,她的记忆可以随时失真或抹去,苏珊娜完全可以当场就忘记这样一件大事。我和欧也妮一

起在小园圃餐馆吃饭,我没告诉她这件事,她是否从我的眼神中看出端倪?和她在一起我越来越不自在。我感到惟有和知道这件事的人才能保持有意思的关系,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和崩溃了,生活无滋无味,围绕这件事,友谊也不天天垂顾,我的拒绝将自己舍弃。向父母招认这件事,无疑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脏东西在同一时刻泼到我脸上,让他们肮脏的排泄物把我的脸皮压得粉碎吧。在这件事上,我最关心的就是避开父母的视线偷偷死去。



6



对这件事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当尚提(Chandi)医生跟踪我体内病毒进展情况时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艾滋病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说它是病是为了让事情简单点,这是一种虚弱和懒散状态,为我们体内的那些病菌打开了笼子,我不得不拱手让这些病菌吞噬我,它们本是准备剥蚀我尸体的,现在我却听任它们在我还活着的躯体上肆虐。肺孢子虫就像是缠住肺部呼吸的巨蟒,而弓形虫损害脑部,每个人体内都有,只是人体的免疫平衡阻止它们发作,而艾滋病为它们打开了绿灯,启动了破坏之闸。穆兹当时还不知道蚕食他身体的是什么东西,在医院的病床上,在科学家发现真相之前,他就说:“这大概是来自非洲的一种玩意儿。”由绿猴的血液传播的艾滋病,是一种巫师的病,一种咒语者的病。

7

我在尚提医生那里看了至少一年的病,我和纳西耶医生不辞而别,我觉得纳西耶(Nacier)嘴巴不够牢,喜欢对有名气病人的风流韵事嚼舌,我更要埋怨他的是,在诊断了我的带状疱疹后非要加一句:疱疹的大量出现,是艾滋病血清阳性者病情加剧的体现。而我直到现在一直拒绝做血清学检查,我的抽屉里积满了几年来写着我名字或化名的艾滋病筛选检查化验单,开始叫 LAV 检查,后来又称 HIV 检查^①,借口这样做无疑是要把我这样一个忧心忡忡的人推向自杀的绝境,深信不用做检查我都已经知道结果,要么清醒,要么抱幻想,但同时我也清楚,基本的道德要求我在与别人亲密的时候采取保护措施,就当自己是个感染者吧,尽管这种亲密随着年龄有下降的趋势,我默默地想,在还心存一丝希望的时候,这么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声称在艾滋病还未找到治疗方法之前,这种检查没有任何用,只是把不幸的人推向更绝望的境地,我就是这样回答我那自私的母亲的,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请求我一定要让她放心。尚提,

① LAV: Lymphadenopathy - Association Virus 淋巴结病相关性病毒,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译者注



是比尔介绍给我的新全科医生,被他吹嘘为守口如瓶,甚至夸耀他正在治疗一位得艾滋病的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我马上就猜到了这位朋友是谁,此前,尽管他名声显赫,但医生的严守秘密,让他免遭流言的困扰。尚提医生每次给我检查时,总按同一流程操作:通常量完血压听完心肺后,开始检查我的脚底板和脚趾间的皮肤,然后小心翼翼地检查非常易受感染的尿道口。触诊我的腹股沟、肚皮、腋下、喉部后,我总是提醒他没必要把压舌棒放到我嘴里,我的舌头从小就拒绝任何接触,我宁可张大嘴巴靠近光线,通过收缩压迫咽喉肌肉来暴露悬雍垂,但尚提医生每次都会忘记,好像这样做,那根折磨人神经的“带刺的”光滑竹片会为他扫除障碍。其间他还要仔细检查我的上颚,检查得有点夸张,好像要我在以后不断的检查中,核实那一小块地方是否隐藏了那种致命疾病的关键症状。然后他还要检查那些鲜红或蓝色的舌系带周围的组织。最后,用一只手托住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的食指和拇指抵住我前额中央,观察我瞳孔的反应,问我是不是痛。结束检查时还要试探问一句,我最近是否有频繁的难以控制的腹泻。不,一切都正常,幸亏服用了那几瓶碳水化合物做的营养液,我又恢复了生带状疱疹之前的体重,就是说 70 公斤。